

# 卷七

書名 官板大元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  
 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輯，清 金人瑞、毛宗崗 批點，清 李漁  
 評閱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編號 D8633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官板大元全像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雍正十二年序致遠堂啟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為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為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今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道。設教莫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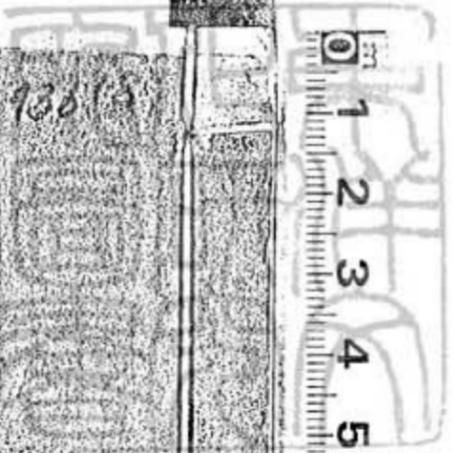


K 2936 13

厚藏三國志

七

双紅堂
小説
8



國朝  
原圖  
卷之七  
至四十四回

官板大字全像批評三國志卷之七三十五回至四十四回

吳門金聖歎

毛宗崗

批點

湖上李笠翁評閱

第三十五回

立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卷為立德訪孔明孔明見立德作一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為軍師先有單福為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有一雀一馬此卷

乃不。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爲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明指其爲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卽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于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珮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統用虛筆。真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箇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拏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還我兒。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爲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行吟澤畔。爲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卽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玄惡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子

雷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  
膽戰俄而氣定神閒真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  
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於夜半聽水鏡  
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薪聽婦姑奕碁雖極分明却  
費揣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立德比  
龍也前蔡瑁捏造立德反詩曰龍豈池中物亦以立  
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  
飛之句是又謂真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  
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  
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  
無數龍字總只爲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  
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鄭重而言  
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爲鄭重矣唯鄭重言之  
使知其人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  
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  
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囚沮授不知  
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立德之賢而不能用既知蔡瑁  
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緇衣與不知賢者等惡  
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立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立德與立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立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為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用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歡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唯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立德。前上見趙雲此方補叙趙雲先叙

席上不見立德。叙事妙品。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鎗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

軍奔出西門。正迎見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此時不殺

龍精細處。然實。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

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問語一句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

門。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

若星老張  
蔡瑁已一  
刀矣若是  
問公必在  
蔡瑁身  
公精不之  
人又與二  
人不同

一市水跡為到甚細甚水雲暗忖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

無之必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踪跡先遙望次近看

觀望寫得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拏守門軍

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

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寫子龍四番盤問兩度到溪

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癡想此濶濶一躍而過豈非天

意非惟讀者不信即玄逸運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

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忽然別

玄德嘆曰吾不如也馬背不如牛背穩遂立馬觀之牧童

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絕奇

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馬背上人

上人牛背上人却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

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

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牧

童口中畫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

微字德操潁州人也道號水鏡先生能識英雄不玄德曰

汝師與誰為友不知其人視其友亦以其小童曰與襄陽

龐德公龐統為友此卷叙玄德見司馬微正為見諸葛亮

統又添出一龐德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

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

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

見追之後  
接間適之  
事却正是  
緊關外水  
冷之際手  
山火熱人  
來



妙立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

莊院立德曰吾正是劉立德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

子便引立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

甚美立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既聞笛聲又聽琴

波濤聲大琴聲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口琴韻清幽音

不同矣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前不必立德通名而童

通報而先生先出是童子眼中看出立德曰此

即吾師水鏡先生也立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

忙進前施禮衣襟尚濕點細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乎

立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立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

賓主坐定立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

石牀之上清氣飄然隱然為諸葛草水鏡問曰明公何來

立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

水鏡笑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立德遂以襄陽

一事告之至此方說出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

問立德曰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立

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

得其人耳將欲薦出兩人先說他立德曰備雖不才文有

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

其力自諒左右有人並不向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

皆無善用之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

濟之才也隱然說他左右之人不及立德曰備亦嘗側身

叙論委蛇  
使人燥心  
叙耳

語便利

此時必謂  
道出姓名  
矣何期反  
述童謠是  
文字蕩樣  
法

此語之德  
聞之那不  
驚喜

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竟說山谷無人更不向  
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不  
我意中有人，只說天下 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待  
未嘗無人，又作一跌 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  
水鏡說未嘗無人，然後玄德請 兒謠言乎？其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  
問其人至此方是極力一迎 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此謠始於建安初  
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  
無子遺者，不久則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  
歸，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且不答所問之人，忽自述所  
題假詩以龍比玄德，水鏡 玄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  
解童謠亦以龍比玄德 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  
不問所求之人，且謝所

公當往求之。彼方驚謝所解之，請此則應 玄德急問曰：奇  
才安在？果係何人？直待說出此人，亦 水鏡曰：伏龍  
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只伏龍鳳雛四字，比作如許跌  
折何等 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  
如此一番跌頓，連說出伏龍鳳雛四字，却 玄德再問時  
又不明指其姓名，只言好好，真絕世妙文。 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此  
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此  
宜說出姓名矣，乃又欲遲至明 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  
且逼近之至，又復深開去，妙絕 早為後文宿諸葛  
牽入後院喂養。此等句俗 玄德飲饌畢，即宿於草堂之側。  
廬中作一引子 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  
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寫得隱隱躍 水鏡曰：元直何來？將  
市上相見，先在廬中 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

有心或元  
直伏元直  
二字人玄

德耳

俱從戶影  
中映帶出  
情事來妙

劉身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

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此郭公之故遺書別之而

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

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起鼎密聽

之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

伏龍鳳雛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即相見候至

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

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

了妙在不說出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妙在不

名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言好好夜

不說待至明日及至明且只是不說妙妙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

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

公公宜訪之自己不出只是薦人及至正談論間忽聞莊

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讀

至此疑是蔡至追兵至矣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

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極

趙雲之忠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此時只恐

後文却是曹仁兵到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

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前寫趙雲相見大

喜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

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此事玄德從其言即令

孫乾齎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陽赴會緣

真是好人  
只是其  
歌些

何遜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  
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  
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告曰若彼  
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語中有刺妙表乃責而釋  
之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  
赴新野玄德接着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淚劉表席間  
墮淚是憂心未安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  
之心姪無計免禍幸叔父指教先為後文求計玄德勸以  
小心盡孝自然無禍是叔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  
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點透檀  
情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

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絲烏  
履長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殞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  
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玄德自  
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為誰刻刻以此關心處處以此猜測妙妙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

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妙在不說久聞  
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托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

聽耳孰知市上行歌之人乎玄德大喜待為上賓單福曰適  
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玄德方喜得人單福玄德命去

鞍牽於崖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

又在馬上  
生發大有  
情致

主不可乘也又與刺越相馬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

檀溪之事妨主當應在張武之奔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

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禳單福又會禳馬妙玄德曰

願聞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

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借禳馬作波瀾逆折而入

處不好便住亦即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

正道便教作利已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本欲相合忽若

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欲

相投忽先相立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

先生教之幾若相離然後福曰吾自願上來此問新野之

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

之人也新野之歌前後正相對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

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

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

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此處補叙曹操時呂曠呂翔稟曹

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

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

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沒用人偏曹仁大喜與二呂

兵五千前往新野斬殺不想于龍所云探馬飛報玄德玄

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便是可使

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

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

矣左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路後路前路大有變化玄德從其言即差關張二人

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

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

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

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

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於

馬下如此不耐殺之何苦無事討事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

軍便走正行間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

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

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叙法與前變直取呂

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不耐餘

眾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此番得勝是單福第一功

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

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

曰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大兵來

征勦乃為上策早為後文伏筆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

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

曹仁輕視其地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李典重仁曰公何怯

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

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

若去其守樊城為後失樊城反照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

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

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與尸辱 主將重興雪耻兵

未知勝負何如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

孔明之事乃閱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

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

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

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

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為

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

副之

叙單福用兵處不多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

能已畧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

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

一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為主而單福其實也即龐統亦其賓也

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專薦伏龍帶言鳳雛於

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畧之是又有賓主之別焉蓋

主為重則實為輕故玄德既知單福之即是元直並



不提水鏡。上先會聽見。既知鳳雛之卽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會說出。此非立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亦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爲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爲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父在而弟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叙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叙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叙出龐統止及其叔。叙徐庶止及其母。與弟叙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并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畧或詳。參差錯落。真叙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卽豪士傳中亦罕有之。蔡瑁假立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成其爲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訛焉。

曹操不强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立德不强留徐



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佯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立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立德，而立德惟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立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卧龍先生，頓使立德破涕為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

野。極寫曹仁聲勢，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立德曰：曹仁屯

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立德曰：當何以迎

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奪之。寫單福

武侯立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處妙在立德大

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

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立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

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

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

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

如同樊城。又與下文失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

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眾

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箇陣勢使人問立德曰識吾陣勢極寫曹

以顯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異謂立德曰此八門金鎖陣福之智單福一見便知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

也武侯八陣圖陸遜八而不覺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

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見笑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

而出其陣必亂寫單福又宛然立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

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

大亂此非寫趙雲立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林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

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又為後文失曹仁曰

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

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說單福正與立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

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立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又宛然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

雖然劉備有備却是曹仁不仁又不听奸人言以致損軍折將李典亦不能為典要也

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

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張飛是寫單福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

渡河曹軍大半淪死水中曹仁渡過河面上岸奔至樊城

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响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

已取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

寫雲長是寫單福。寫襲樊城不用實叙最省筆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

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奔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

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妙在路上下不說曹仁敗回許昌

且說立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立德安

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立德到家設

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立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

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冠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

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立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

之遂使冠封拜立德為父改名劉封此中夾叙劉封承立

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

螟蛉後必生亂雲長收關平為子而一獨不欲立德收冠封

者臣之子無爭立之嫌君之子則有爭立立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

不悅為後孟達說立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

樊城立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

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軍家

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問得緊要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

于時方打  
所得出

云長亦繼  
螟蛉何不  
悅人之繼  
螟蛉

直到此時  
方說出名  
姓不但曹  
操不知連  
玄德也不  
知

曰單福何人也不但曹操不知其為何人即立德此時亦未知其果何人也程昱笑曰

此非單福也絕奇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讐

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

車上擊鼓行於市今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

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

徽談論始為豪俠繼為名士此人乃潁州徐孺字元直單福乃其托

名耳單福真姓名直至此處方借程昱口中叙明妙甚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

昱曰十倍於昱與後元直讀孔明語相似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

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

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庶既孝子即安肯為操

用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

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

庶必至矣不以丞相召之而以母召之固知庶之不可召也操大喜使人星夜前

去取徐庶母不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

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

正猶美玉落於汙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

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先以助逆背叛恐之繼以美玉汙泥動之

而後復稱天子以歷之舉重實以啗之全是欺婦人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

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不便發作先問一向妙甚操曰沛郡

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先說立德並非宗室後說立德並非好人全是欺婦人語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

問曰問得

罵得痛快  
勝陳琳檄  
百倍

景繁甚惡  
家縛徐庶  
一生矣

是宗。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立德的吾見輔之得

其主矣。破美玉汝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破天子之乃反以立德為逆臣。破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耻乎。

破作書喚回句先極口讚立德後言訖取石硯便打曹操。此一石硯抵得博浪椎。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

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

劉備以報讐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而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

丞相。昱之為操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操

不殺徐母者。懲於王陵故事也。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為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必具手啟。徐母因亦作手

啟。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甚矣婦人識字之為累也為之一嘆。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單

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雲長在曹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紲。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

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妙在此句不教他事免遭

書。徐庶在立德處得母書。一真一假。遙遙相對。庶折封視之。書曰：

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望救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

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

收其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

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黃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

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只此句

不會聽得甚至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即賜

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

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

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九令當告歸容圖後會油油然孝

絕裾之溫嶠玄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

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不

真善體孝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饒

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許野盡知我軍

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

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

母報讐力攻曹操也此計亦妙但非玄德曰不可使人殺

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

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玄德謝孫乾留庶之

說一樣眾皆感歎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

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

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龍鳳二字隱然二人相對而泣

坐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送別光景寫得悽惻不勝玄德舉盃謂徐庶

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

功名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何其言之痛也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

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

亦終身不設一謀是血性語其急歸見母則依玄德曰

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此句方逼庶曰某所以

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

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實情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

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此處但說不宜灰玄德曰天下

高賢恐無出先生右者此句宜逼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

當此干譽只自謙遜尚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

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哀痛

之詞令諸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

人酸鼻請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

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遠玄

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却

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寫庶亦涕泣而別玄

德立馬于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極寫元直

念母之孝。元直匆匆之極寫元直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

狀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疑淚而望却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

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眾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西廂曲云青山隔送行疎林不正望間忽見

無何無限  
凄涼

徐庶拍馬而回。上文寫到徐庶去後已是水窮山盡更無他望矣此處忽然拍馬而回如絕處逢生

真奇妙。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此元直必無去之想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

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人却又不言其名先言其地玄德曰：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此語

後文三顧草廬，反映成趣。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只讚其人玄德曰：此人

比先生才德何如？玄德亦不問其名庶曰：以其比之，譬猶騖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

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

人也。還只讚其人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玄德至此

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至此方說名

名亮字孔明，至此方說姓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

貢，為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玄，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

陽，細叙其家嘗好為梁父吟。補叙其所居之地有一岡，名

卧龍岡。補叙其因自號為卧龍先生。補叙其別號自此

分作兩次叙出，南陽與卧龍岡姓名，管樂與好為梁父吟與別號亦都分作兩次叙出，妙甚。此人乃絕代奇才，使

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

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龍鳳雛乎？因卧龍二字憶起伏龍又

賢人每若  
交臂失之

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水鏡傳

不曾說出一人元直單薦玄德踴躍曰半响涕泣此時

人却早說出兩人妙極極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

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有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岐泣別兩情濃

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卧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立德策馬而去立德聞徐庶之語方

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眾將回至新野

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寫立德求賢之急且說徐庶

既別立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

直至卧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寫元直為人之忠孔明問其來意

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為曹操所囚書來召只

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立德立德即日將來奉謁

望公勿推阻即展生平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

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寫孔明處

庶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赴許昌見母正是 屬友一言因愛主 赴家千里為思親

未知後事若何下文便見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立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

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爲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唯恐玄德之無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爲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爲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爲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爲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爲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爲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爲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爲曙也。見月光而以爲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爲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爲雨也。聽泉聲而以爲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爲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矣。得而不出乎。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卽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

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爲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于萬年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具同此心與

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閑可知天下非極閑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閑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開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觀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爲孔明于此領畧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粧腔玄德做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予笑曰爲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

立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立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容。只因好名處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為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闕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子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却說徐庶趨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為親屈非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

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立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孰知此後晨昏不得侍庶

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于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于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

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為俠客，繼則居然作

如初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立德仁義布于四海，况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

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

三國志 卷七

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間耳。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更可敬。罵庶深于罵操矣。罵得徐庶拜伏于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入自縊于梁間，徐庶入救時，母氣已絕。」本欲全母之生，速母之死，元直後人有徐母讚曰：其抱恨終天。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于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丘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唯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于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齋禮弔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其吐之。徐庶葬母柩于許昌之南原，居喪

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時操欲前議

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後風雪。姑待春暖，方可

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就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立武池。于內

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于昆明池，是天子窮兵外國，習水戰于立武池，是備臣

諫。武中華以下再叙立德，却說立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

詢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主義冠博帶道貌非常，特

來相探。伊何人乎。立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不獨立德疑是孔明，即讀者至此亦

疑是孔明矣。然孔明決不知此容易見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其來

絕。立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

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

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間。立德曰：「近因曹操

知其子也  
知其母可  
知人如此

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

亦妙在微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為操

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

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于知人與徐母玄德驚問

其故微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其子不知而其友知

微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

以上只微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

血也不薦之薦不讚之讚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微曰孔明

與博陵崔州平穎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

為密友本因徐庶知孔明却又于徐庶之外問問叙出三

此四人務于精純唯孔明觀其大略藏精純于嘗抱膝

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

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

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中徐庶

及玄德曰何穎州之多賢乎微曰昔有殷墟善觀天文嘗

謂羣星聚于頰分其地必多賢士玄德所求水鏡所薦止

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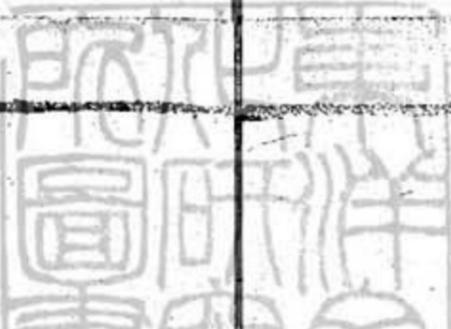
微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

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雲長問那二人微曰可比興周八

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意中必謂

求其次矣不想水鏡却于管樂之上請出太公謂眾皆愕

侯來索性抹倒管樂將孔明極力一揚妙極妙極



水鏡將孔  
明一拾

預為後文  
伏筆

然微下堦相辭欲行。立德留之不住。微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預為後文伏筆言罷飄然而去。水

鏡如聞雲野鶴。忽然飛來。忽然飛去。騰酒之極。立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立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于田。

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碁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卧不足。的好是

立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龍先生所作也。未見其人先開其歌立德曰。卧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

白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

卧龍岡果然清景異常。未見其人先觀其地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

卧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卧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勒咍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詩亦不俗

立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立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直是一箇脚色

西廂內少手  
生姓張名本  
琪字君瑞  
西洛人也  
年方二十  
三歲正未  
有聚紅娘  
云我又不  
是美命先  
生如何說  
年庚

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每見人家閨奴接着一大字名帖，輒便喫嚇。今童子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

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第一番玄德曰：何處

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子開

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臨行再囑遂上馬行

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

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再將卧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觀

觀之不已。再將卧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觀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

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何玄德曰：此必卧龍先生也。我

疑是卧龍，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卧龍否？其人曰：將

軍是誰？妙在不即通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

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妙在此人不是孔明玄德曰：久聞

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于林

間石上，關張侍立于側。此開筆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

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

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

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

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

三國志 卷七

此於淡然  
又衍出一  
審大議論  
亦有傲作

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  
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  
也將軍欲使孔明幹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  
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  
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強之乎此極開極冷之語。說孔  
明徒費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時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  
早為他臨終結局伏下一筆妙  
高見但備身為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與  
明成敗利鈍非所逆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  
觀之言一樣意思  
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州平更不往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  
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玄德見話不投機亦州平曰吾亦  
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愈問愈冷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

何如此開冷之人安肯到縣  
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  
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言訖長  
揖而去去得幾酒與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

又訪不着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偏是腐儒最喜閒談翼  
德罵之誠為暢快但州  
平非其人耳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昔之隱士翼德見之猶  
以為腐儒若今之腐儒

孔明回報曰卧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  
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有翼德阻擋愈  
礙得玄德慙慙

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  
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孔明能比管樂  
玄德能請孟子

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

日本云故  
將大有為  
之君必有  
所不名之  
臣是優然  
以君自任  
了故暖云

此語是有  
意要孔明  
恐亦非玄  
德語氣

寒彤雲密布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冽瑞雪霏霏山如玉  
簇林似銀粧卧龍圖雪景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正  
前荀或天寒不可用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  
兵一語相反而相應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懇之  
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  
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  
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玄德立馬  
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  
辭荆綦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  
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



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屨降隼公言同談王霸驚人耳  
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踪兩

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此歌中之意獨有取于

合着管仲樂毅也管仲相于齊而曰望與卿生者隱然  
齊七十餘城而卿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比管樂  
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  
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此又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勦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  
奸臣賊子調鼎鼐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

首卷中事忽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  
于此處一提

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  
千古名不朽前歌是馬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嗟  
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贈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卧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

龍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

首者清奇古貌先問其歌後見其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卧龍

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卧龍何幹亦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玄

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

吾等非卧龍皆卧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都不是孔明使玄德又望一箇空吾乃

穎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水鏡說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孟三

人今玄德俱不期而會一則遇于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遇于再訪孔明之前或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參差錯落妙

事妙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

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卧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

野庸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重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

馬尋訪卧龍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卧龍岡來

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

在堂上讀書讀者至此疑其只有兩頰不消三頰矣玄德大喜遂躡童子而

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

遠觀此語想見其為人玄德正看間忽聞吟咏之聲乃立于門側

窺之不有人見且窺聽之寫得紆徐有致見草堂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

曰鳳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為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况士伏

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畊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

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

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

瞻道貌，遇為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為既遇孔明，即那少

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不

使玄德望箇空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卧龍耶？少年曰：某乃卧龍

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魯

謀處為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叙孔明之弟而未

補叙出諸葛瑾只一兄一弟玄德曰：卧龍今在家否？均曰

昨為崔州平相約出外閒游去矣。弟二番又不遇方欲

州平玄德曰：何處閒游？均曰：或駕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

訪僧道于山嶺之上，或尋朋友于村落之間，或樂琴棊于

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向。說出高人韻事又玄德曰

如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

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玄德曰

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卧

龍先生熟諳韜畧，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笑曰得

冷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翼德焦燥

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

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

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懃之意。第一次通名第

而來漸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

曰：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

三國志 卷七 三

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  
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  
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  
略稱呂望子房正與司馬微徐元直所言相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  
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  
慇懃致意而別第一次囑其童第二次囑其弟以次而來又漸漸相近方上馬欲行  
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視  
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  
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蘆酒踏雪而來絕妙一轉過小橋口幅畫圖

吟詩一首又寫得極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  
面觀太虛疑是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

有鳳雪中之歌有龍鳳與龍又開開相對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通篇咏雪末句感今之歌更覺瀟灑

玄德聞歌曰此真卧龍矣我亦以為此番定然不誤滾鞍下馬向前施

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

諸葛均在後曰此非卧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在

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箇空不用黃承彥通名邨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樣文法玄德曰適間

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記

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

為尊客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致太平

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  
詩歌之足以動聽也  
玄德曰曾見令堦否承彥曰便是

老夫也來看他又妙在答得  
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

歸正值風雲之天回望卧龍岡悒悒不已前番玩景此番無心玩景惟有

悒悒寫得有精致  
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意感傷

凍合溪橋山石滑  
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  
撲而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  
爛銀堆滿卧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雪則龍蟄者雷

固當于春乃命小者明禮休享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探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

再往卧龍岡謁孔明明禮休享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

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  
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下文便曉

### 第三十八回

#### 定三分隆中決策

####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

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

自去于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

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

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

曲童子不卽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  
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却不卽見直待入內更衣然  
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見時  
立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于此又  
一曲及立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立德促坐細  
陳衷泃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  
立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立德始謝救  
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立德  
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  
聘物直待立德懇懇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  
受聘却不卽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  
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曰折至此雖九曲  
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  
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  
義于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  
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  
之恩其不必應者念托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  
于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于後如必說一句定是  
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  
豈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立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立德取二劉

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子曰不然二劉之地立德不取必為孫曹所有故爭荊州于孫權何如受荊州于劉表此立德之失計于先也取西川于劉璋無異取西川于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為孔明病

正叙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叙東吳不但為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為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為立德畫策便有周瑜為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為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為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立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荊益甘寧亦請圖荊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辨與皇子協卧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眾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為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為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為三日矣吾以為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偕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為日而策為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為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

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為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為繼母矣。以母姨為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為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為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于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于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末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寧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寧之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夾策草廬。而但學其畫寢。學甘寧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為父報仇。而但學其濃粧艷裹。言笑自若。為之一笑。

却說立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今有請名士作文。請名醫治病。見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立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愛讀春秋。便對况吾欲見太賢耶。張飛曰。

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為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當于旄之素絲。即將欲以縛當自駒。

之勢維耶。如此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請客可發一笑。

事乎既引齊桓又述周文每見愈高可見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

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一條不

勞帶得飛應諾于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

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也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

禮問曰令兒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

言罷飄然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帶着兩箇兄弟同去孔明

自逸逸者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

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

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通忙回轉報出三人來

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

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

晝寢未醒惟其為卧龍故不妨晝寢今有瞌睡漢不能學

牛耳卧龍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

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

拱立階下西相之行立開階是未見其人而候之半响先

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

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

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

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雲長再三勸住玄德

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

三國志 卷七

朝裏壁睡着妙在此時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

了一箇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妙在還不便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

遲遲

或問先生何所夢子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應

客曰俗客大難為人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

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還要更衣遂轉入後堂

又半晌又是半衣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

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在玄德

出一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

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于文几未審得

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

愧報乍見之時却用玄德開談孔明回答一述二人叙禮

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

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悞下問玄德曰司

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

賜教誨茶罷之後却用孔明開談玄德回答一自孔明曰

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聃矣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

謬學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

經世奇才豈可空老于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

念開備愚魯而賜教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孔明笑曰

還是套語

願聞將軍之志立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

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孔

明日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

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說曹操孫權據

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

次說孫權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不可取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此言荆州可取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

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

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

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將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

百姓有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誠如

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唯

將軍圖之未下棋時先將一盤局勢算得言罷命童子取

出畫一軸掛于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州五十四州之圖

也正不知先生幾時覓下此一軸畫將軍欲成霸業北讓

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天時地利

奇先取荆州為家後即取西州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

三國志 卷七

後可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畫策東已盡此立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觀青天但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教之後而漸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立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重言以決而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 何幸南陽有卧龍  
欲識他年分鼎處 先生笑指畫圖中

立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于應世不能

奉命。此孔明于決策之後忽立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

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至水鏡莊上衣襟亦盡濕今

之濕是水今之濕是淚前遇難而五淚今為求賢而反淚者前不為一身而淚今則為蒼生而淚也孔明見其池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此孔明因

而許諾又立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孔明不肯受立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

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立德又懇而孔于是立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前宿水鏡莊上寫想伏龍鳳雛一夜睡次日

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歸隱

方出山便思退步是 後人有詩歎曰

玄德乘哭 動人 有針線

三分鼎足 此語驗者 也功成歸 隱此語不 驗者也 前日無印

校文字可  
羅官遊人  
後二句足  
見思歸客

身未升騰思退步  
只因先主丁寧後

功成應憶去時言  
星落秋風五丈原

### 古風一篇白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  
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  
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  
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厄。  
南陽卧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  
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時年  
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  
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

### 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  
如師，食則同，晷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  
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  
人過江探聽。虛管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下文將叙  
乃過枝，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  
接葉處，納賢士，開賓館于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玄德  
求賢，又接寫。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關澤字德潤，  
孫權好士。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  
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張溫有二  
前董卓所殺之，張溫乃洛陽張溫。  
此張溫則吳郡張溫。  
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粲字孔

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

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嚮東郡

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

江東稱得人之盛方寫立德得一賢接寫孫權得多士

張昭張紘虞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

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闕澤呂蒙等數人又獨後至前

分叙此總叙或詳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

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呂布質女曹操權猶豫未

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

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與兵下江東

勢必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周瑜曰將軍承

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

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

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

禦之孔明為立德畫策其數語決疑周吳夫人曰公瑾之

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

之意但正值北方未寧無暇南征輕按曹操建安八年

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

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

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

今凌統奪父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

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士卒前則有宋

叛若布後則有范曄張丹陽督將媽覽郡承戴員二人常

張昭持兩  
端豈不能  
欠外事耶

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

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

出會客翊不從不聽地婦言本是好處不聽慧夫人言却是

是俗遂與眾大會其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

砍死孫翊嬌覽戴貝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

濟止復一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嬌覽見徐氏美貌乃謂

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

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不

從又不死權變之極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

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嬌覽不泣對孫高先夫在日嘗言二

公忠義今嬌戴一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童

婢盡皆分去嬌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

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一賊雪

此仇辱生生死叩恩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

感府若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

語即徐夫人所命敢不效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

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幙之中今之

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藏人于幃幙者矣然後設祭於

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粧艷裏言笑自若今

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妝艷裏言笑自若者矣

我不知其自何仇之欲報而為此權詐也古之寡婦濃

妝艷裏言笑自若是假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真今之寡

今人不相及相身之詩黃  
鴛之咏其不可復作乎  
設席堂中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

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  
二人即從幃幙中持刀躍出媯覽措手不及被傳嬰一刀

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於席間而殺  
却之而不來故徐氏復傳請載員赴宴何等載員入府來至

堂中亦被孫傳二將所殺殺之于密室一殺之于一面  
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快暢徐氏遂重穿孝服此方

正設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媯戴二  
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軍早已殺賊矣其下易則是女九

乃封孫高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

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 姦回一旦受摧鋤  
庸臣從賊忠臣死 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  
隻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

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  
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

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  
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孫權稱帝伏線劉禪之母夢

于其母臨終之際叙法各變妙甚卜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大貴不幸

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何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立德入贅伏線。看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傅之禮待臣而後及其妹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先尊賢而後親親也何東吳奇女子之多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仇人之喪不可喪中仇人亦不論報仇止當服縗素而與師何待服權猶豫未定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之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

吏滿載而歸原從却掠而來好名色

應前

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响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响鈴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舟人皆稱為錦帆賊賊甚起不唱大江東却唱錦帆開矣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眾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寧甚薄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舍起於黃巾而關於劫江而黃祖不肯用為心腹君子寧因此懷恨為後殺用人最忌是通融小人用人而極拘執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薦甘寧於黃祖為甘寧也非為黃祖也若為黃祖則當告祖

曰不重用則殺之勿以資敵國何乃導之入寧因此得過  
吳耶飛之為友謀則忠矣為主謀則不忠

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殺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  
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各為其主又何恨焉寧欣然  
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寧一隊來歷不向黃

口內述來孫權大喜曰吾得與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  
引甘寧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比大獲我心豈有記  
恨之理黃祖不錄甘寧之功孫權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

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南荆之地  
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

公宜蚤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荆州甘  
寧亦勸孫權取荆州

今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  
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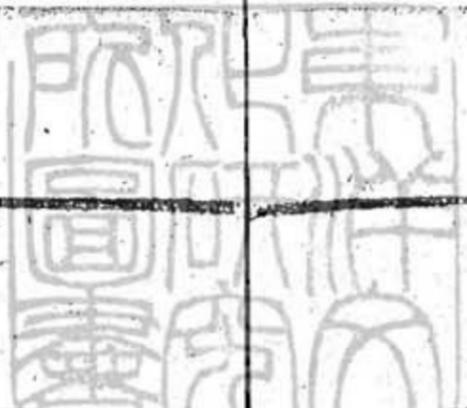
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玄  
德取巴蜀

甘寧亦勸孫權取巴蜀如此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  
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董襲與

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報至  
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令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為先鋒

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往河口  
艨艟上各設短弩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

後文謂甘寧之船用連環此處黃祖之東吳兵至艨艟上  
船用貫索環不可斷索則可斷也  
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寧謂董襲曰  
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軍五十



目

人二十人擡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  
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本是貫索勾陳却遇了  
浪却做了野渡大煞白虎本欲乘風破  
橫舟為之一笑甘寧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  
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  
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以上寫  
功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  
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  
馬相交戰不數合破璋生擒過去送至船中來見孫權以  
寫陸路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  
戰功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

未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立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  
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  
者將有孔明為立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為  
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  
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  
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  
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立德先

授以求計之計。立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乎。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象。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為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固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立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渲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叙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立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

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觀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觀寫秋感  
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觀寫徐庶誇獎是順觀寫夏侯  
惲侮關張不信是逆觀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  
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為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  
典中途疑沮為再折人馬走發攔當不住則又有夏  
侯猛省傳令勿追為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  
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  
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  
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  
勞作演義者贊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  
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為後文  
伏線也甘寧借江夏為避讎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  
為避患之地乃孔明為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  
為玄德謀兵敗借糧之所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  
此也晉之代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  
叙於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  
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  
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  
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督眾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

劫

遂棄江夏望荆州而走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荆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黃祖之不用甘寧猶疑王之用潘韜也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於馬上謂寧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寧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尚有何說前日劫水陸路今自以為賊而黃祖待之以賊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寧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死不用程普殺之必用甘寧殺之可為不能用人之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夏祭獻於亡父靈前應第七

又於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黃祖換死孫堅今孫權又能以死黃祖祭死孫堅存子如此孫堅不矣重賞三軍陞甘寧為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夏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荆襄是舍小而圖大向來子布畫策唯此差強人意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夏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求救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今之忘恩者幸其人之不言之矣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寧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寧非呂蒙無由見孫權然非蘇飛則無由見呂蒙也追本窮源知恩報

三國志 卷七

德是有血性男子權曰既彼有恩於君吾為君放之但彼

若逃去奈何寧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

去寧願將首級獻於陛下既願以曾爵賜之矣願以首級

人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

慶功正飲酒間只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

甘寧寧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寧

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權報讐

便接寫甘寧報恩方寫甘寧報恩又接寫權連忙勸住謂

凌統報讐義士之義孝子之孝各各出色權曰與爾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為

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讐萬事皆看吾面孫權自欲報讐却

乎不情為甘寧而赦蘇飛獨不為凌統而赦甘寧似乎偏

欲殺為我報讐之人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讐豈

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權

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

統寧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此處寫甘寧往夏口正為

權又加封凌統為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凌統不曾

固是大讐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報得一

尚不若徐氏之報讐為快也然則不獨凌統含恨孫權亦

恨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引一

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

練水軍以備攻戰讀者至此必謂將來孫權與劉表攻

分兩頭却說立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遙接回報東吳已

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立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

安排得妙  
和解好  
甘寧把真  
口正為後  
凌統請大  
孫權計議  
知却為曹  
操用

外

劉表差人來請立德赴荆州議事。不寫立德夢去却寫劉表來請妙甚孔明  
 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讐之策也某  
 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讀者至此必謂孔明將為劉表畫報讐之策矣孰知後文却偏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表立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荆州來立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此孔明不欲惡識孫權正為後文投托東吳地步立德依言來到荆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立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立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眾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立德

曰非干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一語將前事輕輕抹過表曰

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立德曰

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指著甘寧然黃祖不

瑁正復同病立德之意始借黃祖以誣劉表乎今若興兵南征僕曹操北來又當

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

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前有陶謙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荆州遙遙相對立德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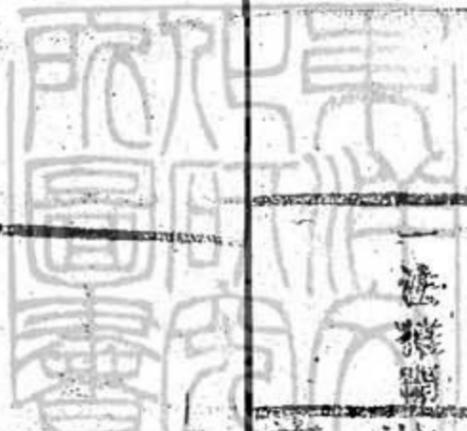
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立德立德

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荆州

付主公奈何却之立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

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此時立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後來無數手

脚矣使非立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立德接



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前於徐庶未來之先已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

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同拜

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此處不即說明未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免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

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劉琦第

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儻有漏洩為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此孔明第一次推却琦曰既承光

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至其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劉琦第

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

先生一觀甚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自密孔明

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其命在旦夕先生忍吾一言相救乎此劉琦第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此

明第三次推却只見樓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此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隔屏竊孔明曰疎不聞親亮何能為公子謀妙在此時還

琦

三次求計  
如三顧茅  
廬相應  
五字作魚

登樓去梯  
亦是教

德故事

俱從附耳  
低言中得  
來

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孔明  
 止之曰已有良計。至此方說亦是水琦拜曰願即賜教孔  
 明日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  
 在外而安。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却今黃祖新亡江夏之  
 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  
 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向須如  
 此作難方纔說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是會  
 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脫矣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  
 樓。今之求人畫策者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  
 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  
 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  
 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表當孫權而

司馬懿此  
處出現

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  
 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孫權因玄德說玄德曰備  
 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  
 往江夏鎮守。為後玄德才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  
 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  
 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  
 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叙司馬懿獨許其家世  
 為晉之代魏伏筆妙自是文官太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言  
 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  
 操即命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為副將領  
 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不窺荆襄而窺新野操固  
 輕視劉表而重視玄德也

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  
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輕視立德與曹操相反徐庶曰將軍勿輕  
視劉立德今立德得諸葛亮為輔如虎生翼矣用徐庶說

如虎生翼 絕妙引証

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

士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操曰比公若何庶曰

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愧名亮

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

大言不慙

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

引軍登程却說立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

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才

效驗立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水

月可以無螢魚不可以無水兩弟勿後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

有人送犛牛尾至立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

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立德投帽於地而謝曰

吾聊假此以忘憂耳種菜所以避禍結帽孔明曰明公自

度比曹操若何立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眾不過數

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立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

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立德遂招

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此處民兵正為

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

與前調肉 復生語意 正合

寫後誘敵 張本

張飛一向不服至此方發洩得一句

第二句發洩

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

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玄德曰智賴孔明勇

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立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

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

非掛印登壇不能令樊噲孔明

遂聚集眾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

度未聽令之前先寫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

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理者不雲長可

引七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

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

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

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

百軍預備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

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趙雲令為前部不要贏只

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

用計燒博望在前文說明又是一樣筆法雲長曰我等皆

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張飛

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却在家裡坐地好自在總為後

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立德曰豈不聞連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

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既聽

二語是兵家要法

二語妙絕  
机鋒

先有冷笑然後有拜服

備慶賀席  
功勞簿都  
預定了不  
但賜朕不  
信連文德  
也不信連  
讀者也不  
信

此是前孔  
明所教演  
民兵

總是沒名  
小將有識  
也

後又寫雲長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  
要看他如何又寫衆將多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  
却都疑惑不定敵人不肯信今衆將疑孔明是自家亦  
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下孔明謂立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  
信愈顯得下文奇妙  
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  
走但見火起即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懸  
命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妙極趣極  
度用兩番寫妙派撥已畢立德亦疑惑不定不唯衆人不信  
叙事入妙叙事入妙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  
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在後正時當秋月商  
應孔明所言應孔明所言應孔明所說時當秋月商  
應徐起此非開筆正寫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  
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而

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  
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為何  
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為天人今  
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  
與虎豹鬪耳此是民兵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  
葛亮今必應吾言矣痛罵夏侯惇之驕遂自縱馬向前趙  
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喻極雲大怒  
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  
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  
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韓浩一諫惇曰敵軍如此雖十  
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响

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  
即埋伏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

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  
又無月色書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襯後

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  
相逼樹木叢雜僕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

前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  
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李典之言又勢又一曲

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  
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

雜可防火攻夏侯惇前一路寫猛省即回馬令軍士勿進風寫林木

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先寫背後  
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滅火光燒着

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  
惇冒烟突火而走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

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  
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車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

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車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逐  
收着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

不是使水却是使火

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揮如意笑談中。

直須驚破曹公胆，

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

謂曰：孔明真英傑也。唯有前番疑惑，行不數里，見糜竺糜

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

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輕侮，功有此處拜伏。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

平等皆至，收聚眾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

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

人之力也。不寫玄德與孔明，却寫百姓頌玄德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

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

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

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十四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叙

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

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叙曹操殺孔融、劉琮獻

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畧却

數處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荊州，叙荊州，又叙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叙孔融處，補叙禰衡往事，叙荊州處，詳叙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筆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爲曹操所自奪，而荊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尚未嘗不訃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際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哉？

玄德取荊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荊州於劉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爲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爲孫權所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行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好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爲。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卽無卻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符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禍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槩。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爲風。離爲火。後卦乃變成木火。旣濟。惜乎曹操出兵之時。不蚤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陽矣。況火不足。而繼以木水。下



幻

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幼。愈出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怪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

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

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

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荊州伏線玄德

曰：吾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却說夏

侯惇敗回許昌，自縊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

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

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與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

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操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之患也。

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

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攻劉備就勢帶出孫權為後文亦帶伏線便傳令起

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為第二隊。

夏侯淵、夏侯惇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仍用夏侯于李如秦

用三帥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

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為先鋒。先鋒反叙在後，叙法變幻選定建

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并紀其日大中大夫孔融

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以理孫權虎踞六

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今丞相與

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

以理以勢皆不可代

融意重一  
劉孫叔也  
二節取在  
之道乎

這一語  
得深  
操此時  
避殺賢  
之名耶

命之臣豈容不討前操止言劉備孫遂叱退孔融下令如

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

得不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時御史大夫鄒慮家客聞此

言報知鄒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

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侮丞相平日狎侮却借鄒又與

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孔融

語亦借鄒慮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將禰衡

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

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

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殘惡二言

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操之殺禰衡

今殺孔融則竟自殺之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

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

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語却在荀今融死而來

哭乃義人也不可殺脂習之哭孔融與王修操乃止習收

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容此

融幼時語應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

官紀大中細自書曰殺大中大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

計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托孤玄德引關

張至荆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

劉表二次  
讓荆州

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  
領荆州陶謙上讓徐州劉表玄德泣拜曰備當竭方以輔

賢侄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  
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喫驚不小陶謙

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荆州之主劉表臨死不  
聽婦人言而

立少子雖不能正其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

始猶能正其終也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荆州

探病方到外門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

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

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幸也宜速回蔡瑁此時但用琦  
之見父而不欲害

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

劉表欲立劉琦而不能殺蔡瑁以至於此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 又見劉君霸漢陽

總為牝晨致家累 可憐不久盡銷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

琮為荆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夫之命劉表之妻  
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

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

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

我為主備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賢  
於袁尚眾官未及

對幕官李珪言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  
請大公子為荆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

劉表不一聖  
李珪足見  
其善善而  
不能用

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不平  
瑁掌兵權何其日不能重托之乃使蔡  
瑁人之舛誤也蔡瑁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  
李珪大罵曰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荆襄  
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  
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李珪其洩於是蔡瑁  
遂立劉琮為主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令治中鄧義別  
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扎以防劉  
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柩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計告  
劉琦與立德日死至蔡而竟不計告婦人作劉琮至襄陽  
方纔欲馬忽報曹操引大軍徑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  
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為

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立德在新野我皆來往報喪若彼  
與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  
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憂曹操而憂立德琮曰計將安出  
巽曰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  
此傳其之言琮曰是何言也既殺  
所由來也琮曰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  
幾豈可便棄之他人劉琮賢蒯越曰傅公梯之言是也夫  
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  
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寧內憂將作荆  
襄之民間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蒯越常  
謀善之德直其有此論若劉良在而必不至此琮曰諸公善言非我不從但以先  
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傅荆二人志不  
及此十四歲兒

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蒯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禰衡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奕棋棋局亂粲復爲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時年十七辟爲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爲上賓忽叙王粲生平忙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此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與立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備敵一則商議降敵語同而意

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於此總叙一過

梟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傅

蒯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文人不

如此國事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只見蔡夫

人從屏後轉出慣立屏後竊聽人謂琮曰既是仲宣公悌

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

見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

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著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

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承爲荆州之主假話

見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

到來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迭被雲長喚住細問

語雖粗却  
言之盡善  
却爽快

荆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  
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立德備言  
其事立德聞之大哭此哀劉表而哭非張飛曰事已如此  
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  
與曹操交戰快人快語立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斟酌乃叱宋  
忠曰你知眾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  
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肯殺劉琮母子乎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立德正  
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立德感伊籍昔日相  
救之恩降階迎之再三稱謝照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  
荆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為  
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

賈哀書呈報并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討罪劉琦

求助於劉備與袁譚之立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

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本是以籍

報立德信却反是籍大驚曰使君何從知之立德具言拿

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知以弔喪為名前赴襄

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是

善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立德垂淚曰吾兄

臨危托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九泉之

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劉琮既降曹操則立德非取荆州於劉琮而取荆州於曹操也何尚

以劉表為言乎前劉表讓之而不取失一機會孔明曰如不行

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立德曰不如走樊城以

避之幾與屯小沛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

立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

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

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不說出何計

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

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

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是民同走法差孫乾往河邊調撥

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

家眷足見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

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過住白河之水至來日

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滄之却

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又喚張飛引

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今番真是使水去了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滄必從

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第二次調撥又喚趙雲引軍

三千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

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

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不知天時

師爲軍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

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於城外兩喊助威第三次調撥方

助風力助火勢又以外人聲既以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於東門

外從後擊之他到水邊去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

樊城又先弄定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

盡令人出  
火宅方可  
教人入窺

有次第

地利天時  
無不一  
先了然始  
用兵

一半青旗紅屬火青屬木不能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

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

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

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奇妙

前一人撥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

捷音為下文登高對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前

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鬪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

是日午牌時分來到鵲尾坡午為火位鵲應朱望見坡前

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為

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前於第四次調撥此却於第一次出現許褚勒馬教

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

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

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

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自午至晚漸漸叙到夜來却有次第許褚方欲前進只

聽得山上大吹大擂臺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

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相對飲酒不

是看烟火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

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

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

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

空城了誰知以此空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

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

其說得近  
妙為野者  
亦不可無  
此安心法

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  
已入火初更已後初狂風大作未寫火守門軍士飛報火  
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  
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不見兵只曹  
仁急令眾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  
前日博望燒屯之火忽將前事對照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漢川

風伯怒臨新野縣

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  
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  
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前於第三次調撥敗

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

一軍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

糜芳次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二次到四更時分

四入困馬之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

不甚深上流頭有原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

鳴却說雲長有上流川布袋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

野火起補其妙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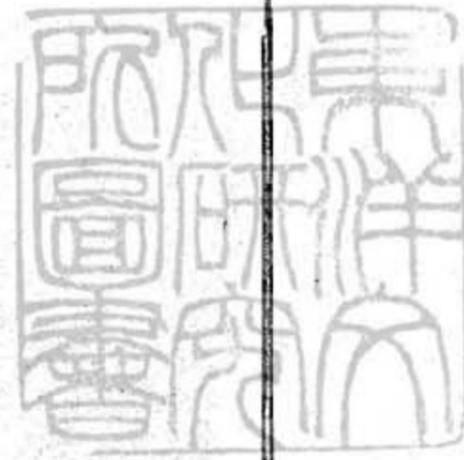
軍士一齊擡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

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即於第五次出

不為炭定既用火燒又用水浸十萬之眾曹仁引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到博陵

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

議他歷後  
作結得法



新賊快來納命  
西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燄

天四曾三性命知

所  
圖  
書

